

葛治存 女高球手不只剛強

擁有超過十年高爾夫球齡的葛治存 (Lisa)，在經歷了職業籃球運動員、職業模特身份之後，終於和一顆小小的白球難離捨。當她向你細數種種高球運動的益處時，卻憑着不裝腔作勢、打抱不平、直來直往等個性，讓這項階級味道甚濃的運動有了讓人親近的理由。這一點，她也許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。



■葛治存(中)為高球移民新加坡，事業打拚初期，不願做模特，便重操籃球，當教練。

■葛治存和蔡瀾是牌友。她信奉work hard, play hard。

身高1.83米的葛治存早前出席了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新書發佈會。依然是招牌式的棒球帽，橘紅色條紋的運動上衣，是她自己設計的諸多高球球衣中的一件。她的兩個分別遠從加拿大和上海飛來的姐們兒陪伴左右。為了支持她的處女作，由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的《就是愛GOLF——葛治存的高球札記》，其中一位姐妹淘當場買了十本，讓她興奮得一提起來就掩不住自豪。

從21歲被朋友「連騙帶哄」踏上高球綠草地，到08、09年接連拿下多個女子業餘高球公開賽冠軍，在這期間，她經歷了移民新加坡、做籃球教練和體育記者、開中餐館等各種角色轉變。爭強好勝從來都是她勇往直前的動力，她也從不掩飾對財富的渴望，可偏偏一顆小白球，讓她慢下了步子，說放低了身外物也許有點矯情。「但當你經歷擁有、失去、再擁有時，你會看淡很多。」她說話語速極快，讓情緒得不到任何掩藏或假飾的機會。

憑她的資質，本來有機會做專業女子高球手。「我21歲就接觸高爾夫球，一次在蘇格蘭的古老球場St. Andrews Link『朝聖』，當地一位高球教練說我有潛質，願意免費收我為徒。可我那時想拿新加坡身份，一邊又做着生意，只好回絕。」回想起來，她覺得自己短視，但也不後悔。

5年前葛治存開始正式請教練學球技，3個月上手。06年加入新加坡的高球俱樂部，球癮上來，一天能打兩場。08年她代表新加坡前往澳洲，參加由平治汽車主辦的一年一度「國際高爾夫球賽事的亞洲區決賽」，是7名選手中唯一的女性。雖未能晉級總決賽，但她打破了該比賽自成立以來，入圍業餘球手的最佳紀錄。

高球讓她早睡早起，戒了宵夜回歸了大自然，但最吸引她的，是「高球跟人生經歷一樣，起起落落。總共就是那18個洞，有幾個洞總是有遺憾。一開始你會想不通，用蠻力根本沒有辦法，現在高爾夫球把我磨得會思考一些東西，做事情沒那麼衝動。」

兩耳光離開籃球

葛治存是雲南大理人，是家中的老么，卻從來不是寵兒。

父母在外工作，她6歲起負責家中的伙食，環境逼人強。「三歲看老」，很早就喜歡做買賣，明白薄利多銷的生意經。上小學時，因為個子最高，被一位籃球教練相中，推薦進了當地的體校，少小離家，過集體生活。血液裡有運動的基因，打籃球中鋒游刃有餘。「小時候窮慣了，一開始進入社會，總是雄心壯志，希望給家裡很好的生活。」16歲時，陪一位籃球隊友偷偷參加模特兒比賽，結果一炮而紅。「500元接拍一個廣告，相當於在球隊6個半月的薪水。」17歲她獲得雲南「十大名模」的美稱，同隊的老隊友妒忌，藉機當眾辱罵，她年少氣盛，給了對方兩記耳光，被罰停訓，結果與籃球隊徹底決裂。「但是籃球隊的那種地獄式的訓練，讓我更堅強。而集體生活也讓我更容易把心胸放開，跟人更容易接觸，對時間觀念也很強。」

19歲南下廣州做職業模特，後來她發現，每場表演所得只有1/10分給模特，剩下的全進了模特老師的腰包，「獲利這麼豐厚，何不自立門戶？」她自組模特公司，90年代中，內地模特騷盛行，生意最好時，她除了手下的4組模特兒隊，還辦了模特

兒培訓學校、廣告公司。20歲出頭她就混出了名堂，還給父母買了大房子。

和父母的從小疏離，至今仍是遺憾，如今她最渴望的是他們的擁抱。「他們也不是不愛我，只是不懂的如何愛。」她停了停，「不過好處是，讓我得到了磨練，不做羽翼下長不大的小寶寶。」

球品看人品

如果不是二次生意失敗，她不會安心重拾球桿。第一次在廣州開酒吧，一邊還在帶模特兒隊，曾經一度客似雲來。20多歲就當老闆，結果還是拚不過過頭蛇。第二次事隔近10年，逞強心作祟，再回廣州開24小時營業的餐廳，結果遇上SARS，眼看着投資的200萬慢慢縮水。

「一天半夜我剛睡着，一個餐廳員工給我打電話，說有個客人不買單。我說，那去報警啊，她說，那個人喝多了。我問，多少錢，她說150塊，但是他還在摔東西。」

我說，讓他走。放了電話我就再也睡不着，一直到早上9點鐘。我就想，我再也不要為那150塊而睡不好覺，就決定退出。」

「以前為了面子或骨氣，但一拿起球桿就發現，原來生活可以很簡單。」

可是她天生愛打抱不平，即便是高爾夫球，也沒法磨掉。是非一旦辯明，則絕不給面子、絕不留台階。

「早幾年，我在廣州街上看到有個男人在打他女人，儘管我心裡不斷地說，不要管不要管，被別人打死也說不定，但我還是忍不住上前很大聲地喝止男人。雖然我不知道原因，但我知道女人是用來被人疼的，不能被人打罵。」

也有因為一起打球的有錢朋友，無故的怪罪球童，令她不能忍受而當場和朋友翻臉。「你有錢又不關我的事，但你要尊重每個人，所有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。」她總是與打掃衛生的服務員關係特別好，「我特別尊重他們，他們更不容易。」

寂寞芳心

「我的性格讓我在生意場上以及很多方面吃很多虧。喜歡我的人很喜歡我，不喜歡我的超討厭我。可是，也因為我的性格，結交到了不少真朋友，這個才是我人生最大的財富。」

「我成名早，那時賺錢很容易，但我身邊沒有人告訴我接下來應該怎麼走。無論我做的是對的還是錯的，他們都告訴我我對的，因為我的位置太高。如果可以從頭來過，我希望有人告訴我。」

葛治存已過了35歲，仍然單身。「不是信奉獨身主義，是以前的生活安排得太滿，不覺得有這個需要。」她覺得做女人要自強自立，「可能是我給太太太強勢。」在新加坡她常常能碰到不少有錢的太太打高爾夫球，但是她們卻並不快樂。「問她們為甚麼，她們說因為老公要打，只好跟着出來。其實，是害怕老公別的女人，我覺得，她們太沒有自信。」

還在做模特時，葛治存曾遇見不少狂蜂浪蝶，甚至有模特老師親自做媒，要暗渡陳倉，一座洋房換她兩年青春，她氣沖沖扔掉門鑰匙走人。但這並沒影響她現在對伴侶的要求：「更願意和你坐在普通餐廳聊2個鐘頭，而不是燭光晚餐坐了10分鐘就想走。」

微語錄

微言大義，或以小見大，或是新鮮八卦。微博時代，每周精選語錄，是以記之。
(以下均轉載自新浪微博)

張專(媒體人)：十多年來，被一個叫做史鐵生的作家吸引，在一個寒冷的春天訪問了他，看見了這輩子不會忘記的面孔。他笑容淺淡，眼神卻是清澈且犀利。他說的每一句話，都成為了我一生的精神財富。到今天，他終於抵達了生命的終點，我相信，他是坦然的，甚至他是歡欣的。他說過，死亡，是遲早要來的節日。12.31

夏商(作家)：三毛，1965年生，曾留學歐洲，婚後定居撒哈拉沙漠納納利島，以當地生活為背景，寫出一連串膾炙人口的作品。89年回台，在文化大學任教，89年辭去教職，以寫作演講為重心。1991年1月14日自縊，享年26歲。今天是她去世20周年。記得她說過類似這樣的話：人死可怕，永遠不死豈不更可怕。三毛是個好作家。01.04

海清(演員，曾主演《蜗居》)：昨天是最好的老師，只要你願意從它那裡學習。01.02

劉莉莉 繪畫師的另類編織

女紅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手工，在世代相傳的針腳密線中，是婦女沉潛於生活又自我關照的禪修。繪本藝術家Lily (劉莉莉) 和另一位藝術家羅婉儀，年初成立了創意編織工作坊「reply」，將生活中的邊角餘料重新設計並編織起來，賦予它們另一種形式的生命，再次回歸日常的生活。年底，「reply」交出第一份功課：〈編織〉，用製雨傘的各種剩餘布邊，以自創的針法，人手織成可穿戴的衣飾。

編織的個人體驗

「當初和婉儀一起，不過是拿這些布料塗鴉，後來才發展到做成商品的想法。」在百老匯電影中心Kubrick書店的〈編織〉展地，有着俏皮短髮的Lily，靠在咖啡桌前，一隻手支着頭，斜仰着看那些從天花板垂下來的繽紛裙褂。那都出自10幾個家庭主婦的手，的確可以用「繽紛」來形容，只要想想每種色塊，都代表一把傘，而每把傘的歸處和命運又各自不同，你就會覺得別有看頭，別有深意。「你看這些布邊上還有齒輪打下的孔，有的還有不同的編號，很raw。」Lily隨手從包包裡掏出一塊布條，仔細的推開在我面前。

因為藝術家的個性，Lily對「reply」的理解，從來都不只是一般的環保理念那麼簡單，其中有她的個人體驗。由於父親的離去，讓她近年多了時間留在家中陪伴母親。「幫母親一起整理衣櫃的時候，找出了一些爸爸的遺物，母親就想把爸爸穿過的線衫拆掉，重新織，再給孫女穿。」她也參與到母親的行動中，開始慢慢感受編織的功能，母親在此中如此的投入，情緒也重新變得積極起來。「這種方式的循環再用，可以撫慰心傷，寄托對逝者的思念。」

她和婉儀最初也嘗試用舊衣線，但發現後者因時間長而變得易碎斷。在參觀一間本地有機農場時，農田中捆綁幼苗的布帶讓她一看就迷上了，開始聯絡製傘的工廠購買布料。「顏色和圖案不能選，一批布料過來，最多的是黑色。」她沒有母親的好針法，正好自創織法，「另立門派」。有車衣背景的社區婦女組織參與手工製作，也令成本提高，「可是，我並不想靠善心做『reply』，而是希望用設計本身吸引買家。」

從2D到3D

Lily說，這也是她們和其他環保產品經營的不同之一，

「這其實是一種upcycle。我會把我的個性放入產品中，可能看來有點怪，但又有實用功能。」同時，材料本身的故事性也是Lily和搭檔所突出的，她負責造型方面，搭檔婉儀則主要通過文字寫下有關編織者或觀看編織者身上的故事。「這個拿邊織的衣飾只是我們的第一個系列，接下來還有其他的舊料，比如錄音帶帶的磁條，上面本身就有記錄，有故事。」她的創意也因為舊物而不斷衍生，「比如有一位愛飲酒的朋友，每次參加聚會都會揸着一瓶酒來，連個袋也不用。後來我把一件別人送的舊衫拆掉，新織了一個手袋給他裝酒。」這令她看到環保與藝術結合的潛力。

Lily說，遇見婉儀前，她的藝術世界主要是二維的繪本。本來是學設計出身，後來參與多了婦女組織和NGO的工作，不知不覺就開始了插畫生涯，依靠替報紙及雜誌寫稿、出書、辦展覽等，不卑不亢地生活了近十年，這在香港算是個奇跡。而令她一炮而紅的中文繪本《媽媽的抽屜在最低——性、性別、性別政治》則是她女性主義藝術家身份的公開亮相。但她本身絕不是那種柔



■upcycle，舊物重新利用。

美、甜膩的女子，從小就愛機器人不愛洋娃娃的她，在畫風中時常體現出一種硬朗的黑色幽默。曾參與過多年的社會活動，她對藝術參與生活的積極面向也有着特別的共鳴。

對Lily來說，「reply」是從二維向三維立體的實踐，也擴展了「日常用品」、「藝術」、「家庭象徵」、「商品」之間的關係和含義，這個背後，是她作為女性主義藝術家進行的又一次生活實踐。

文、攝：梁小島